

和順縣志

三

重修和順縣志 卷之八

志藝文

昔韓子答李翊書論文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若左
氏若檀弓所記尚矣他如呂涇野喬白巖王虎谷諸
先生以及邑中文人學士或景仰先型多所紀載或
怡情山水形諸咏歌以之黼黻皇猷鼓吹休明亦若
景星卿雲允堪絢爛於古今霄壤間也志藝文

梁餘子養御

左邱明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畢落氏里克諫曰夫子

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
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
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
之且臣聞卓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
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
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供是懼何故廢乎且
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

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
梁餘子養御罕表先丹木為右羊古大夫為御先友
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
慮兵要遠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衣身
之章也佩褱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
衣之純用其喪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
之旌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褱也服以遠之時
以闕之旌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
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

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
夷曰危奇無常金珙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
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
敵猶有內讒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
棄事不思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
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諫周桓公之內寵並后外寵
二政嬖子配適大都禍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於難今亂已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臣子其圖之與
其危身以速罪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檀弓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並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其勇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
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
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譽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焉

送加順劉大尹序

王雲鳳都御

事易專今易行力易為者惟治邑則然而吾邑和順者其境僻無監司可否異同之奪其俗淳無豪猾爭論詞訟之擾其地近而事簡無車馬將迎案牘叢挫之苦其民貧而用畜無衣食靡麗世祿僭擬之患故往時諸君子惟以賦貢不時集為念餘則皆優游宴笑之日也是不亦事之尤易專令之尤易行力之尤易為者乎然則令於斯者宜多繡譽芳聲之士足以聳世觀聽而世人志意者矣吾聞之志記無聞焉詢

之父老無聞焉豈其邑之不顯而賢有司者之不至耶抑習於暇逸蓋不知奮往者無可法來者無所感而然耳其亦賢有司者之難逢也每思得高才遠識通曉治體之士如古之良令者始於察吏胥之因緣歎獎而惠小弱憫癸獨興孝弟作禮讓清徭役之濫勤士子之課嚴二氏之禁興凡申明旌善養濟醫學陰陽之亭院局者皆有以覈其實而不徒具其文私懷耿耿積以歲年蒞州劉君以鄉進士謁銓部得知順令嗟夫天子施德澤頌政教於九重之上奉而致

之民者州縣之吏耳古之言良令者曰卓茂曰仇覽
尚顯當時名垂後世今誦其德想其人若邀乎其不
可及矣曩考其行事之迹則茂視民如子舉善而教
其教至教化大行道不捨遺覽勤人業農子弟就學
其教至於期年大化感逆而為孝是豈非人之軌範
哉然世屢降益下長民者簿書期會之外有以撫字
教化為事者人必以為迂而笑之自持不堅久而必
懈苟非吾所謂才高識遠晚達治體之士惡能自拔
於流俗而有為哉若君者其人乎程明道為晉城會

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漢章帝亦厭俗吏之矯飾
外貌取剗方之安靜不煩然則虛文無實多事滋擾
者又為令者之所戒也

上楊太宰書

主雲鳳

山中屢聞忠諫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
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
人一等英然介雖貶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
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起陛在執事筆端焉耳
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

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悲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
坎坷終身極貧之怪布政反不次超擢今文達之富
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華影樣之多後人是
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
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可畧也每
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
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
人則善類至而士風以振進禁邪人則善類沮而士
風以頹惟望鳳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今

承薦剡授雲鳳以都御史但今兩耳皆聾調治不瘥
只當耕田納稅為試詠之閑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
不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帶耶伏望周旋其間以必
得道藏為幸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滌浙之
中雲鳳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

別知賦贈吾友王陝州

樂平喬

宇

明少保吏部尚書

巍哉太行之嶢峴兮盤厚地而拱北極三晉而控燕
齊兮萃扶輿之瀚淖中峻進為虎谷兮竅上黨而薛
巖蕭修娉於若人兮瓌淑姿而秀拔鬱疆理之相望

兮屹北嶽之橫岡前石龕而後栢巖兮曰吾與子之
舊御曼余目於寰區兮周流四方久乃不觸世路之
崎嶇兮蘊素修而莫寫含結情以延佇兮爰締盟而
要之懷吾道之弗返兮諒伐木之在茲揖東皇而導
文昌兮遂騁步乎曲江啓閭闔以筮籍兮寤委質於
遭逢聽鏘鸞而待王鳩兮充下位於南省鐫江蘿興
芳芷兮佩夜光之耿耿幸朝夕以輔仁兮繕載籍以
校文心忤忤而亮直兮匪吾人其誰敦何浪跡之靡
處兮怛怛慨而多虞辭京洛以載入兮遠日月而居

訪邀正學之湮淪兮羗水嘒乎遺矩抵微言而奮力
兮共條分而析縷末俗日以工巧兮兢晁警而詭譎
指迂狂以嘲誚兮曰非哲人之所安步踟蹰而徑趨
兮言侃侃而不惑苟余分之當然兮又奚較孰失而
孰得排異端而昌言兮邁凡躋於厥躬怒汗顏而洪
忍兮固余心之所同荃蕙化而雜採兮紛魚目之混
珍也情悄悄而介立兮鬱孤憤之莫伸也邈豐隆而
上征兮叩帝閭以懲艾皇寧置無私阿兮圖萬物而
無外雷霆候鼓以威兮忽雨露之沾濡指苦心而抑

志兮彼焉知造化之所如羞瓊枝以戒行兮葦蘭蕙
之初服忻順受以康樂兮匪愆尤之是矚出國門而
南驚兮指甘棠之遺墟帝重念此庶民兮簡賢勞而
受圖籙儻回以郵靡兮曾曾其魄處也惻靡澤之漸
違兮思好修而莫吾與也淑景轉而思春兮撫白日
之衆芳旆旌摧摧不可止兮意緯繆而難忘雲屏屏
而結蓋兮馳余情以求索覽蓬瀛而歷崑崙兮隨上
下之所適惟人生之大節兮曰行義而不顧咄彼氓
之栗斯兮沫襲愆而終訛乘嘉運以遠遊兮豈君子

之獲多輕陰表而有寤兮雖外處其亦何嗟辱余質
之恂慙兮憫悟道之不早窮年矻矻而未得兮慟投
心於辭藻中切怛而外觸兮聊徙倚而遐思會晤不
可常眷眷兮嘆中道之分岐余固知曉曉而無所用
兮惟知我者之難得往事既莫余追兮庶來今之不
咸莽依俚而欲有贈兮具前修之格言尚崇德以永
譽兮矢斯盟之勿說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神道碑 喬 宇撰

歷觀自古國家皆有碩大闡偉之材翊贊化理而其

生也必於至治極盛之際蓋天地醇粹之氣於時而
會其鍾於人則賢才出焉辟猶時雨降而景雲興谷
風至而嘉卉作此理之常氣化自然者也然國家重
熙累洽至憲宗孝宗之世其治極矣當是時海內鉅
公偉人相繼而出若無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和順
王公其人焉公諱雲鳳字應韶曾祖珍祖義俱贈戶
部尚書考佐累官南京戶部尚書曾祖妣周氏祖妣
張氏妣馬氏俱封淑人公幼有異質六歲時尚書公
與坐客論易及馬為行也之物公在傍問何者為行

天之物客曰汝試以意言之公曰得非鬪乎一生大
驚成化癸卯舉於鄉甲辰登進士第丁未授禮部主
客主事公自知學即以古人為師痛排流俗卑近之
說力行聖賢遠大之方嘗讀史記項羽得至沉船破
釜持三日禮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因嘆曰學者設心
要當如是耳不然其能有成者鮮矣自是持志益堅
而進學益銳慎察於言動謹辭之間詳審於取舍義
利之辨琉球貢獻使臣以金為餽公謝却之宏治庚
戌撒馬而罕貢獅子至公言於尚書耿公侍郎倪公

周公上疏乞差官宣諭遣回朝廷從之歷祠祭員外
郎郎中丁巳春以各省災異詔令百官言時事太監
李廣時寵專勢權傾中外羣臣莫敢有言公乃獨具
疏劾之日近者災異疊見亢旱為虐皇上特降勅旨
博詢芻蕘之言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臣聞太監李
廣者竊威權通賄賂引進黨類嗜進無恥之徒恣走
其門大壞士風濁亂綱紀結托外戚相倚為奸今內
外臣民疾之入骨髓獨畏其赫然之勢不敢盡言以
告陛下眾心所向天心必鑒災異之來寔由於此故

臣以今日弭災之急務其有過於論李廣之罪者乞
斬廣以洩神人之憤疏入留中不報由是公之直聲
震一時廣啣之甚欲中傷以事羅織久之無所得是
歲十二月朔駕出省牲回公寔以禮官從至郊壇外
乘馬廣先已令人伺之遽取公牙牌以去是日詔下
一公獄尋降知陝州戊午冬廣敕在朝之士爭言公前
勅廣被誣狀且荐其賢陞陝西提學僉事公之教人
先德行而後藝文其誥學者曰聖賢之道雖多端然
其切要不過復其本然之性得於天者耳必先立志

以聖夫趨向之正主敬以養其清明之氣讀書以究
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其踐履之定明義利之辨謹
隱微之際勿慕高遠而忽於日用之常勿涉詭異而
出乎人情之外士之聞者皆翕然感動其他條約禁
導之方舉措變化之術尤多注意辛酉轉副使整飭
洮岷等處邊備邊郡軍戎番彝錯居互處故狙驕縱
法犯令格公至則皆惴惴畏恐無敢干犯者甲子以
都御史**遷**蒼楊先生薦仍改提學正德丁卯遷山東
按察司正己率物奸弊無所容前時諸色人往來司

中者一切杜絕禁吏胥輩非公事不得出入詢府縣
官能否有怠事病人者輒別戒諭重別疑訊風采凜
然甫半歲丁馬淑人憂以去己巳冬服闋起為國子
祭酒時教法壞廢士習偷惰公痛懲之士初或不堪
既而自屬率公之教庚午改南京通政右赴移告以
歸壬申八月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以病辭
不允迨起就職邊人素苦鎮守將左侵慕聞公來皆
謹然曰我輩今幸有主矣宦官攬納軍需遺左右取
償民間各懼而遁去稍緩者衆憤而毆幾斃罵曰汝

革復敢藉官勢乎公至鎮號令嚴明罷將官占役軍卒革權貴私借戰馬殺償貴因請增折銀價以足軍食凡軍官贖罪悉令入粟不數旬積米逾萬石士大夫聞之皆服公威望才畧果可大用公雖在外然恒有澄清當世之志感時多弊政乃具疏論之其畧曰今生民益窮盜賊起京師倉庫空虛各邊軍食盡缺傳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此窮極之際正宜變通以爲久遠之計因條議省民財復久任二事既行則若先祿供應之濫添差內官之濫傳奉陞官之

濫錦衣陞官之濫內府匠役之濫奏討地土之濫權要囑托之濫馬匹船隻之濫文職官員之濫工部民匠之濫京軍食糧之濫各邊軍伍之濫驛遞應付之濫均徭銀兩之濫等項臣尚能一一言之不然則千言萬語皆爲虛文後來之事將不止如今日而已臣請徒步歸山以俟餓死溝壑耳一省民財臣嘗聞堯告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歷考前代無非因上下好利財盡民窮海內愁怨盜賊蠹起而馴至不可拯乃知聖人之言萬世之定論也以臣所見二三十年

以來內外清介之士可數者不過數人大抵太監之貪過於公卿公卿之貪過於布按布按之貪過於府州縣上下成風日甚一日私門之財日倍於往年而公家之用日竭於往年士官之富日盛於往年而百姓之窮日甚於往年財安得不匱民安得不窮宋臣有言用財有節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伏望陛下以天下之富爲富不必積之府庫然後爲吾之財躬行儉約爲天下先凡供用施予一切禁罷明詔天下令內外大小官員若

有交通賄賂圖謀陞用者置之重法一復久任舊制天下官員皆九年爲滿方得遷轉其布政知府知州知縣亦有九年考稱不陞而仍復職管事有至十四五年甚至布政知府有二十餘年者皆安於其位惟俛首盡職而已是以民隱悉知吏弊難作自正統景泰間添設巡撫而布政之陞始速然猶有四五年者自成化初年以進士補縣行取風憲而賢良之令無四五年在縣者甚則布政不數月或未到任則遷巡撫知府二三年卽陞副使知縣二三年陞府通判又

有知縣陞主事知州陞員外之類品級相去不遠賢
能不得成功又陞遷不計道途遠近如右布政越數
千里陞左布政一省州縣名數尚未周知復陞巡撫
於數千里之外坐席未暖又將顧而之他且年勞無
一歲之差人品亦相等之輩致驛遞應付州縣接送
彼往此來交錯道路送故迎新不勝其費居官之日
反少監司有司上下相視有同過客膏澤不下於巖
穴之民號令不行於奸頑之吏一應之與皆從此出
乞議復舊制久任使令可行若以目下各部侍郎及

必終復而德益遠到底將試夫經濟之才澤於
究其高明之學遺之來哲迪又不假以年卷至珍瘁
故天下之士尤悲之若迺考其行而論其世蓋庶幾
乎近代豪傑之士其名於天下後世可信不疑公於
是乎亦可以無憾矣余與公生同鄉仕同朝又辱公
以同志相友責善輔仁最久且厚懷念疇昔使我心
惻政纂公事蹟俾其從弟國子生雲鶴攝於隧道
銘曰於維王公才匪迂儒下晚早近高鶩遠驅駕於
即署士譽推重獨臨克馘孰過其勇敷教西土文源



原件短缺

有知縣陞主事知州陞員外之類品級相去不遠賢
能不得成功又陞遷不計道途遠近如右布政越數
千里陞左布政一省州縣名數尚未周知復陞巡撫
於數千里之外坐席未暖又將顧而之他且年勞無
一歲之差人品亦相等之輩致驛遞應付州縣接送
彼往此來交錯道路送政迎新不勝其費居官之日
反少監司有司上下相視有同過客膏澤不下於巖
穴之民號令不行於奸頑之吏一應之弊皆從此出
乞議復舊制久任使令可行若以目下各部侍郎及

必終復而德益遠到庶將試夫經濟之才澤於
究其高明之學遺之來哲通又不假以年卷至珍瘁
故天下之士尤悲之若通考其行而論其世蓋庶幾
乎近代豪傑之士其名於天下後世可信不疑公於
是乎亦可以無憾矣余與公生同鄉社同朝又辱公
以同志相友責善輔仁最久且厚懷念疇昔使我心
側政纂公事蹟俾其從弟國子生雲鶴揭於隧道
銘曰於維王公才匪迂儒下眺早近高鶩遠驅奮於
即署士譽推重獨臨克誠孰過其勇敷教西土文源

式聞司憲秉邦訂實乃塞偽却急奮善漸國子暴柔
擴伏成孽連郡凡百絕人維公之餘積道崇德實富
厥儲公匪辟世世莫知我一邱一壑豈曰弗可龍潛
麟隱尚企其徠天不憖遺云胡不哀年僅中旬後亡
嗣裔祇數之遲降命匪戾沒不足恃年亦有盡公所
自立萬世不泯伊公之慰匪公之悲刻文隧道以永
厥壘

虎谷王公墓誌銘

門人高陵呂栴譔

明狀元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安邊堪亂之武

有因時明禮之才有復古修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
栴爲所造士親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顏孟設科無
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及栴爲
修撰時嘗同河內何栴夫謁先生因講馬陵注不合
何子少先生而先生後當轉官首讓何子於朝堂其
志固欲使天下賢皆盡其用也嗚呼先生古睿聖之
徒乃今已矣將天下不欲斯人之有知乎嗚呼痛哉
先生年十九歲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丁
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卽清忠敦官獨立不懼無故

足不躡公門不赴無名飲晏或謗其矯激久亦自息
時憲宗布豫禮部沿舊舉熙先生言於部尚書周公
洪謀曰祈禱國民子至情第行佛老於宮非禮若爲
壇於南郊陳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乃不克用
宏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却之
不從遂袖橐以見於部侍郎周公經尚書耿公裕皆
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轉與語疏入得允天下傳爲
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卯部尚書使公岳因
災異倡府部院官疏獎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懲邪慝

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設處宗室言甚剴切丙辰
陞郎中他日使公默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奈何
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可奈何先生乃疏列
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撼以
危語先生不動久之旨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囚犯不
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
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
斬廣滅神人情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呪死術
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數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

聖駕郊天看牲回經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獄先生
被罪從容有詩題獄壁蓋卷卷有遺見危投命者如
此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閭
民疾苦興利却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二百尺民
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孫操廣濟渠水入城民
皆湧躍自受百狀皆與別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口
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為有劉穆之風沈姓兄弟因
鬻爭訟買賣遺之兄弟感謝屬邑靈寶有証民殺夫
有其妻者邑吏鍛鍊成獄先生察得其情并其妻皆

出之尚書許公進之任犯法亦治如律許公稱為真
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雹傷禾乃單騎過勘村落穿
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里老亦自裹糗糧
以從每推微嚴令禁派里老不敢求索乃有勢豪謀
利病窮民者則痛治之以戒衆而又表賢者之間講
朱程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折太山廟以給學田
於是士民翕懷服膺擬諸古循良吏己未冬朝覲南
京料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司周瑛等經術氣節撫
字鋤強才行政優不凡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補

幣宴於禮部不舉行十月李廣因先生劾奏漸疎於
上懼誅欲毒死吏部員外郎張綵及鴻臚寺丞俞琳
編修劉瑞御史張天衢皆上疏乞窮李廣買官鬻爵
之獄樊先生之犯顏敢諫以慰人心閱月乃陞陝西
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
泣如別慈母自卯至己始獲出郭至別故人先德行
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學毀淫祠學正肅清三
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起辛酉陞副使奉勅整飭
洮河岷州邊備州雜彙俗頗乖禮法乃甲孝弟革宿

弊所按部職污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
悅畏西烽不警其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
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先生用寧及御史季春交
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關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
後學得依歸矣於是士子益自策厲甚至有駢肩接
踵向往於道駸駸乎復漢之舊者矣是時尚書馬公
文昇柄銓銜因馬儀之士為憾有磨氣之說先生聞
而作神劍詩以曉之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使關防
凜然不敢犯雖同僚有事秉理法者亦必曰憚勿使

先生知報嘆服曰王公非今之按察也卽縣吏之賢
否博詢訟者察記之以行禁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
瑾專橫因前官事陰使校尉至山東緝訪一無刺舉
事因以寢八月丁母夫人憂歸明年吏部尚書張公
綵欲起復先生爲尚書力止之己巳服闋陞國子監
祭酒先生始被命欲堅辭有友遺書言執政者誦太
祖寰中士夫不爲君川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
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已收
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

餽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先生
朝夕講說約束大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時人皆危之
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曰
主敬窮理修身修道教諸生讀小學以上達瑾聞怒
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刑死耶先生以道不行怏怏
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先生者乃
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准回原籍
養病士申御史楊邦正通政使丁公鳳都御史石先
生邦秀交薦其賢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上疏以

疾辭不允乃上揚太宰書稿傳京師人爭錄誦先生
再欲辭去尚書公迫之行不獲已奉勅之鎮豪猾久
攬糧草者聞風遁迹至便宜從事將官犯法依律重
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號令嚴明法度整
肅自參將以下頭指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
有紀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敵畏不敢輕入北門鎖
鑰時論歸之兩閩月丁父尚書公喪歸將士遮道感
泣有餽以香帛者不受乙亥二月服闋八月除職如
故清理浙江鹽法先生上疏乞致仕疏入不允且促

使供職先生復上疏推讓賢能懇乞致仕上不允准
養病病痊起用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神氣清
澈舉止端重異羣兒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適妓女過
拜而荅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
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下至或截其袖同舍生慚取他
扇償之少年趨向之正即異流俗類如此長益刻苦
自屬穎悟出羣六經百家言一誦輒不忘文章頃刻
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職以花紅迎賀却之日慈用曰
炫耀為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東司政時廣東

陳白沙陝西薛先生顯思員重名及門者尊之若口
朱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為允先生員經濟之學
以免帝君民為心天下想見風采累辭不出人以道
未大行為恨天資豪邁狀貌魁異智識卓越器度宏
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音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
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使與天道不相似理明義精視
國家民生利害痛切於身遇事敢為機動矢發無留
礙一有弛張上下響應雖權力弗能阻礙臨死生禍
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

歷仕三十年治行可揀旌擢之典獨後於人時論稱
廉性不動念拜官力辭再三乃已一不得志即奉身
而退人以進退合義為稱尤篤孝友執親喪勺水三
日不入口卧苦枕塊哀毀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
在一衣不私製一錢不私蓄人以為難自負黠拔善
類始終不踰疾惡甚嚴不少假貸家居廬空如蔬衣
敝恬然自樂門庭內外斬斬五尺童子非稟白招呼
不敢入宜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賓邑宰有
貪酷者不時戒諭里人困苦恒注意區處之或誣罪

至死力爲曰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語之諄諄忘
倦與人接說莊氣和言與心孚可畏而親談當世事
至綱紀不振卽感慨泣下及奸臣貪官怒氣勃然鬚
髮亦奮有搏擊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或杖竹於
門跨犢於野不改布衣時行農夫見者嘆息曰此人
八朝天下受福然不理於讒佞之口乃信於愚朴之
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於書無所
不讀尤邃性理之言書法草隸篆自成一家端勁
如其爲人四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做雕刻篆成

而出入古格涵涵不竭詩賦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
小學章句博趣齋稿四書私記若干卷先生爲學守
敬義事君末忠誠功業樹中外聲名滿朝野道德文
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先生諱雲鳳字應韶世居
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馬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
馬氏諱封淑人感竒夢生先生生於成化元年乙酉
七月二十五日戌時卒於正德十三年七月二十二
日亥時配李氏諱封安人女四一適同邑監生周五
霄男周守約一適榆次寇都御史天叙男冠陽一適

太原快由金事國錫爵關微甫幼歲幼銘曰嗚呼虎
谷先生志欲行道於天下而位未會當非時邪然亦
有小試矣由今言之又不可謂不試也嗚呼虎谷先
生

虎谷祠堂記

渾南孫繼魯

山西大參
果憲巡撫

惟公出處大節高陵呂太史公柝海鹽徐太守咸有
志銘名臣錄無容咏惟張絲事似微詞恐滋惑魯懼
其滋惑也每以絲事質諸聞人僉云公在正德年丁
母馬夫人憂時絲幸逆璫瑾驟吏部尚書絲關中人

公故提學僉事洮岷兵備提學副使俱闈中夙裁表
表豈唯縉紳介冑雖草澤巖穴亦總知獨絲乎絲以
讒慮獵通顯欲得馨香重望如公與虛齋蔡公清輩
以鎮壓人固石亨薦吳聘與弼類也公誦法孔子同
虛齋督學正德時同虛齋一時進祭酒同虛齋何奉
聘君公委賢久似白沙陳公獻章繫監生籍與聘君
韋布殊聘君願觀秘書不受諭德白沙繫監生籍不
辭檢討公自按察使委賢受祭酒易地皆然也况曰
沙以母思乞還鄉公以父迫泣就道公無忝白沙白

沙無忝聘君章章矣聘君不浼於亨公獨決於緣乎
由今觀之公堅不磷白不緇似薛文清公瑄公祭酒
至無所愧瑾歎欷重以禍不能得似文清公在大理
卿時不諂中官王振文清公自失大理家食起入內
閣猶公自改通政養病薦陞巡撫邊方公後力辭醜
政副却御史遂不起視文清公力辭宰執高朗令終
不進懸絕故海內識不識今供傳為青天白日云或
者於公之剛介寡與也厚誣而不避之倘亦有私憾
之意乎記虎谷祠堂以供後之君子
神宗五年
三月望日

金馬公德政碑

邑人嚴

坦撰

進士

夫爲民而置吏者君也賴吏而治者民也受君之責
導民之善者吏也吏得人則法平政成不則王道弛
而敗矣故詩有代檀之刺易興履鍊之譏大抵賢者
在位能盡其治則民賴其利物荷其恩矣若使無能
而蒞官非才而守位與夫不學操刀弗寬登車者製
錦思獲又何暇焉書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
之謂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然古
者治官之法以九德察其僞正三考定其黜陟或辟

以四科求之數路皆冀得其人也奈何臧否混淆幽
明難揀其間得人者寡失人者多矣國朝懸爵待賢
重祿勸士選用清白任從政者為親民之吏親民之
吏莫急於訪縣之寄諸縣之寄出宰百里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若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
澤不流與姦為市民受其殃所以唐馬周曰欲令百
姓安樂惟在縣令縣令既衆不能皆賢須妙選其德
而擢升之然而自古以來能以化治見稱者幾人而
已惟馬公諱克禮字和甫中郡人也東漢伏波將軍

新息侯文淵之苗裔大定甲午歲夏五月恭受宸恩
出臨山邑公下車之始振舉前綱剔釐弊政可別因
之否則革之夙夜惟寅恒如不逮惟念生明以寬繼
猛聽斷以法無好惡之私照察情偽如神明之鑒使
愚盲之夫安生而得所權豪之子遁迹以吞聲其奉
法循理不矜功不伐能撫字有方勸課有術不為利
回不為義戾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下亦無犯園
扉茂草使夫蓬樞甕牖之士朝行暮徹家絃戶誦而
人蒙其休物被其澤政平訟理而無嘆息愁恨之聲

則其功效豈淺淺而已哉公之為人奢儉有度剛柔
適宜德行溫淳文章茂美博古通今學優則仕其廉
也足以比冰玉其平也足以擬權衡其忠也足以事
君上其孝也足以奉祖先是以前三載之間教化大成
一境之民視儀取則去貪遠罪熙熙然安其田里皆
表倡之所致也昨於大定十六年秋七月民田欲稼
既方既旱不虞有燥口口燥而口其田衆皆感頌而
相告曰象無餘粟倘值凶荒奈何奈何公乃潔齋致
敬掃地爲壇禱於漳水之濱少頃雷雨暴作三蟲皆

滅田不爲害及八月百穀將成既堅既好未刈未穫
俄然大風暴起拔木飛沙民曰昨免蟲害今又風災
凶年饑歲不免於死亡如之何其可也公曰閭境民
憂皆我之過乃屬文罪己躬率父老祭之良久風頓
息民喜曰田雖微災北之鄰境十無一二舉歲無轉
壘之憂三農有卒歲之望斯成公之德神之靈民之
福也自甲午五月公到任至丁酉五月已逾一考惟
恐有遽除之報閩縣居民郭祥等一千餘人連名狀
告留公久任公乃謙避而謝曰某上以員朝廷之委

下以為小民之病既無異政奇才又無深恩厚澤何
復區區而以狀舉留耶况汝等既係農民徒勞拘繫
有妨田事遂令還歸其郭祥等欲赴州告留公再三
勸諭終不令往其德德悔能也如此美哉公乎仁愛
則杜詩呂信臣德化則魯恭張允濟威信則王漢嚴
明則任峻功迹則衛胤威應則童恢此數君子自漢
唐以來皆能以守令見稱者於方今馬公朝列何優
何方是以民樂其政歌其德沐其恩服其化咸曰公
之治迹無能以名莫可得而報也恐後世無傳焉如

能使百代之下聞其德如見其人豈不美哉命工刻
石以記其事示民感戴之不忘爾

大定己亥九
月之命日

邑侯李公德政碑

邑人曾文炳庚子
舉人

太行一帶多瘠邑獨和順為最官斯地者成民致主
蓋難兼之故縣志書載名宦自金元至明時屈指纔
十人德政碑惟太定中馬公克禮有之若此者皆所
稱慈牧循良如望父母者也何以四五百年不數數
見也惟我

皇清定鼎履畝減稅清閭民間永之茲土已六七代尹矣

申除蟻苦則有補鄉○公請蠲荒糧則有登封劉公
此雖善政一端至今士民思慕不置也戊戌歲李公
來守和親茲百孔十瘡諸務廢紛思與維新焉雖然
宰官救時爲民起見者何人無之特患寡於成效耳
己亥七月大風傷木公虔禱具牒於 隍神其風立
止今有榜記於廟中縣之災被連十餘年矣自公下
車歲漸登稔庚子之秋又臻履豐云和氣致祥謂非
有以迺之不可前此甲午靈雨寶凝門崩當事者因
陋就簡而已公聲色不動聞者不煩百雉屹如晏如

也學校傾頽鞠爲茂草自繼元李公後無有補葺而
嗣其美者公力爲創興科名因之崛起其詳俱勒孔
廟諸碑且○詐民財者鈎揖也浚民膏者贖錢也公
則裁巡路口紙殼使四鄉之民胥不譁門犬不夜吠
繼此將有涕泣而誦者矣僅思云乎哉甚可幸者和
邑大害在栢井一驛自常公申除之後旋爲樂平振
告照常走馬公灑赤十言爲民請命協銀不協馬已
奉

諭旨民以甦生若夫催科不忍鞭朴大著仁慈勅法先鋤

強暴衆服嚴明日用惟具蔬粟定見清操夫且陳新
相易賑乏絕因以便積儲也養老尊賢敬有德因以
富激勸也皆所謂爲民起見而有其成效者也今以
三年奏最擢山東濟寧州守將奪公去噫前公而去
者有其人矣後公而來者亦有其人矣夫定遠順治
上下四五百年特立此德政兩碑也前此者可思後
此者尤可勸也勒此公門爲岷山片石不亦可乎公
諱順昌字燮五直隸保定府新安縣人而戊科舉人
並記之

重修和順縣學記

明薛亨撰

山西
提學

甲申秋仲余東出平定校士轉太谷赴遠沁和順與
焉其縣在遠之北樂平之南萬山環列土瘠民貧士
生其間者類多質朴儉素前有虎谷王先生以文章
氣節雄晉右余自束髮時即仰之知有和順名意爲
鉅邑及抵此考士僻在一隅庠生又僅僅數十人益
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才不擇地而生如此且得
一虎谷和順名與晉鉅邑并著則人之傑者誠不困
於地地之靈者恒以人而顯也今虎谷如故而人才

不及昔豈地力有限與抑人為不力與邑令寧夏李
君繼元蒞任謁廟見

先師與啓聖殿多頽而廡牆壁亦壞神牌矮小供
桌欠整且名宦鄉賢舊無專祠每遇二祭止設布帳
完事心甚憫之因詢其故諸生謂地疲年荒宦遊者
罕樂久居違念及此即欲修理如庫倉空虛何李君
慨然曰學校係根本之地修葺乃有司之責此地近
山有木可採此舉近義雖勞疇怨乃捐俸資陶磚瓦
補厥壞易厥腐聖殿飾宏厥規又挑漕泮也漆畫魁

空樓一所儲厥經書役不踰時費不及官殿廡祠宇
齋堂器用秩如煥如猶以一地方土宜風俗實賦文獻
咸資諸志縣久乏志將何以考後興諸生謀增脩焉
適余校士至諸生感其興學育才意思勒諸石以
彰厥休余復嘆曰虎谷先生文行素優縣志未備非
缺典乎然脩學育才者有司之職所以進學達才者
顧諸生自脩何如耳昔契馬司徒教以人倫曰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子張
問政何謂五美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

而不驕成而不猛夫五倫天德也五美王道也學者能敦此五倫以脩天德斯為善學仕者能尊此五美以遵王道斯為善治善學無愧於士善治無愧於官斯之謂能脩學斯之謂能事神不然雖宮墻整飭廟貌政觀不過一時文具已耳苟得罪於名教將為神羞况能邀惠神明裨益文風乎遊斯學者尚共念之李君與司訓率諸生謝曰敢不受教更乞一對懸諸堂額以資顧諟余莞然曰對在古書甚多即工於對詎能如古求其切於學校關於身心者莫如謹庠序

之教申孝弟之義與夫已所不欲亦勿施於人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即此一對扁之堂前庶寓自警心之下五倫可盡五美可尊余復何益

重修和順縣學宮碑記

三韓白如梅譚

自古經邦致治建學為先虞夏以迄商周宣道崇儒之典班班載籍中矣其意本於教人而固以取士故古有辟雍明堂之制鄉有庠序學校之設甚盛典也觀於子衿作而周祚衰園蔬鞠而漢鼎革則學之興廢治之隆替因之豈曰具文而已哉夫先王之立法

不厭其詳而於教人也尤甚於執經辨志之時以逮九年大成之後無日不匡正而量率之講肄必有所辨說必有數舞蹈必有節視聽必有物以涵濡其心性陶淑其器識而後賢俊出其中德業亦出其中故雖具良質未有不資教學而成者也譬之明珠荆璞復加以磨瑩之勤採琢之力不益焜耀人間乎余撫晉三載凡裨益於晉士者罔不殫力為之躬承

聖治右文之日尤以訓飭士習為憊憊董江都曰養士莫大於學校程子曰善言治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余

蓋念茲不敢忘也今於和順而竊有喜焉和順介萬山之中其地瘠其民貧居遼郡之北樂邑之南十峰環列巖徑隘險士生其間勤朴儉素且耕且讀之外無多事焉有學而地邑侯李順昌憂之慨然捐資率先為倡於是諏吉辰鳩梓匠尋尺中度斷斷是度臂之斲之塗之沐之踰月而工始落成大約更而創者什之八仍而葺者什之三如建奎光樓於城東蓋文昌祠於城北莫不相其形勢以啟以闢輪奐咸美規模聿新以視前之傾倚湫隘者不且煥然改觀哉若

使侯而任其職焉茂草也鼓篋之子無自親師執經
之子無由問字將藏情游息之無所而報其業也夫
誰詰之而又誰責之乎乃今之噲噲方堂構新也湛
湛者預璧清也景至德之莫京曠

聖教之無外相與揖讓其間而經誦其下文教侵熾
賢才侵興則是侯之大有造於斯邑也是履也邑侯
李順昌實主其事鄉紳胡淑寅教官白毓秀典史彭
雲鵬亦與有勞焉皆得並書

重修和順縣志序

新安李順昌 邑侯

粵攷周制外史掌志邦國小史掌志四方漢唐宋以
後十道有志九域有志郡邑有志蓋志所以紀美惡
而昭鑒戒令不紀事數定則勸懲不彰文以獻傳獻
以文紀志之攸關甚鉅也和順縣舊無志創修於明
神宗之十有一年和順令西夏李君繼元操觚其鑒
定者守憲寅齊陳公校訂者汾州守白公夏學博李
公根序簡升者太史樂平趙公思誠和序王子邦棟
書畢也訂卷為二分類為十有八迄今七十四年矣
殘缺散佚魚魯難讀且七十四年之應載者更僕難

終此猶續之不容已也余博採志成兼咨輿論集文學士分校訂集余手創彙分卷著類俱仍舊志缺者補之殘者訂之據事直書惟存七十四年之定錄賢得於文以脩徵考而不辱傷於杞宋乎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有作者稽宜蹟而思治睹鄉評而思賢覽山川土田而思興廢之故觀民風戶口而思隆替之由道德一風俗同以踵美先哲而重光古道或披卷嘖嘖曰梁餘文獻之邦也庶幾不朽盛事乎是役也情於己亥之菊月後於庚子之人曰余首其

勞學博白君毓秀鄉先生故君淑寅贊其成趙子沐李子開祥藥子延祚廣羅嚴集余叙其畧云

孫真人廟鼎建序

新安李順昌

真人隋唐麟鳳也秦耀州人生於隋終於唐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諱思邈生而穎異日誦萬言不讀三代以下之書恥作月窟風雲之技其律躬行已規訪中正隋之博士不仕唐之諫議大夫不仕考之醫鑑真人生活龍子授以異書蓬萊謝恩之在漢川報德之蛇豕遑流傳余補博士禪餘病劇夢真人調劑立

起卽官梁餘多與之晉謁卽幻甚異庚子六月初一
日余捐俸創建廟貌於雲龍山陽龍王堂左殆興太
白山養真涇陽府授方函有當乎粵稽其出處大節
懿行嘉言非止幽光已也聞皇大業昏昏虐虐網維
漸滅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無所之班固
之文爲梁異之燕然表宏之文爲桓溫撰九錫奏韶
薄於溷廁矣龔君賓之高蹈尚矣武德貞觀炳炳麟
麟若行小心餘緒棍耀凌烟桴鼓耳既不現宰官身
又不現文士身或有見於秦尚功利而流橋作之毒

漢尚節義而致黨人之慘乎學未成而躁進羽鶴之
躍也矜一長而自炫山鷄之愛也尚有進於是焉崔
浩料成敗於千里而眎國書之杙京房測吉凶於未
來而昧恭顯之難知未全也卓人良知朗鑒有以見
唐愍德之微乎操存如青天白日襟抱如霽月光風
應酌如行雲流水節概如泰山喬嶽深於大易又曉
暢春秋昔吳許與靜修有言吳許行道也吳許不出
吾道不大靜修守道也靜修不守吾道不重卓人其
守道君子哉寓藝於醫一端博濟耳是役也學博白

君毓秀佐勳華典彭君靈鵬捐俸督工彭鳴珂劉芳
躍僧人性妙回裏共志之

重修關帝廟碑記

杜甫才

夫關聖帝君卽向所祀義勇武安王也其行誼載在
史策千古無兩歷代靈應廟而祀之者寰宇皆然吾
縣南門外偏西舊設本廟一所背坎向離規制頗壯
建於洪武十八年重修於正德十三年再修於神宗
十年間歷歷有紀至四十四年神佑下土除邪福國
皇帝降勅封爲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夫人爲九

靈懿德肅皇后文相陸秀夫爲左丞武將張世傑爲
右丞子三平封竭忠王興封顯忠王索封順忠王周
倉封威靈英勇公因令海內易像崇封以昭護國元
勳按祭法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謂是乎
甫才父諱維興程氏廷標杜氏歷試糾衆議捐所有
重修廟貌正殿五楹中端冕正笏者神像也傍列護
衛森森嚴整殿外有拜亭比舊闊廣前列東西房俱
有神像外有樂樓大門暨以新加聖號門之內守舍
各備全碧輝煌燦然奪自足以祀關聖矣役始於明

神宗四十一年夏四月告成於今歲之二月安得無
記余不敏謹記其顛末固有僭言於後夫帝君自昭
烈至今異靈數百世神功顯應胡若是靈異也蓋其
天日人心光明不昧精忠大節終始不移考之汗簡
所記昭昭生為聖哲沒為神明有由然哉有由然哉
余以為廟既新有履廟廷而供廟祀者夫誰不欲薦
其馨而享其祭也不思神之忠肝義胆佑善黜惡有
如邪佞不軌淫縱破義外示交情內懷鱗甲貌為卑
謹實悖天常皆關聖帝君所不欲也以此事神鳥享

其祭哉余與衆共新廟亦願與衆共自新或者神其
格乎敢并記之

重修城隍廟碑記

鄧憲璋 邑侯

王者列爵封土幽明本屬無異其列乎明者郡則守
馬州則牧馬縣則令焉爵之尊卑不一其嚮明以出
治也則一封乎幽者郡則公馬州則侯馬縣則伯焉
爵之尊卑亦不一其理幽之權無異也書云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故曰史以真事以經人神寧

是陰陽相為表裏而治民事神固皆有司之責也如
邑

城隍神廟建在縣治之南相去百數十武其地居中以制
四方也其位向陽以端揆治也樂樓立於前以伸侑
饗寢宮居於後以棲神靈也他如門有防廊有廡齋
有堂牲有所規模建置無不備具惜歷年以來風雨
傾圮廟廡不治余於戊申冬下車伊始齋宿告虔喟
然者久之爰矢乃心力以虔誠求成厥功俾

神有寧所民亦賴永綏之主捐俸首倡偕閭邑士民次

第修葺之覆正殿以堅瓦建以高甍旁塑六曹穆穆
森列以及寢宮內廊之增益俱補前人所未備之始
於康熙十年秋月落成於康熙十一年冬月雖曰集
衆力以襄厥事而堂宇壯觀制度肅靜較前丹鉛藻
繪煥然鼎新足以妥

神靈而侑報祈自茲以往十日風五日雨禱豐稔之屢
登善者福惡者禍期報施之不爽此又

感朝祀神佑民相為表裏之義為有司者宜定力奉行務
令

神道不奸民善不思已耳先民有言曰柔而萬民億寧
百神蓋此之謂矣

重修雲龍山碑記

邛廷溶 知縣

苟能躡謝公之履載陶令之輿邇名區探輿宅以永
夫山之異焉者吾知其必有合也然而古人率先我
得之何則古今來之遊者不獨一我山豈必荒涼寂
滅待千百年後之我而乃見其異焉夫世不能無古
今山亦不能無或衰興廢我繼古人之志不沒其異
則雖謂自我得之古人亦將許我今之登雲龍山者

皆以為異矣而茲山之顯其異也不自今始先是元
人於山之陽得靈泉而異之設堂其上崇祀

龍王歲旱有禱必應其巔則趙王台或云襄子避暑
地遺址猶存世既遠而舉廢之年尤不可考余嘗登
高縱目但見壤垣頽壁出沒蕪榛寒雨中牛羊下上
牧樵謳吟蓋山靈之面目不知凡幾更吳辛巳夏理
甚無事懼茲山之終蕪沒也思葺而新之或慮其廢
事而勞民者余曰不然昔柳子厚為柳州日寄情於
山水而民食其德至今尸祝之遊固不以防政也且

出雲降雨潤澤郵原者於是乎在寺宇不可以不肅
用咨於衆惠鑒乃心爰命啟者葦之際者蓋之蔭以
嘉植繚以情欄流丹耀碧俾壯厥觀費積五百緡有
奇皆出自樂輸將者工始辛巳夏四月迄壬午秋七
月而成邑之人爭往遊焉余亦時至其地踞層巒憇
飛閣周覽幽遊放情寥廓舉凡巖谷之隱顯川原之
繚繞歷歷在堂庶閒信乎其有異也噫地猶昔也而
都人士之遊若始歷其勝焉昔何以廢今何以興昔
何以衰今何以盛豈茲山之果有遺歟抑人謀之不

可不臧歟書之以俟後君子

新修雲龍山亭閣記

錢塘 邵樹本 山西提督學院

江南邨侯來知和順縣事愛民而勤於政興利革弊

百廢具舉循聲籍籍在人口余久心志之弗忘乾隆

二十有六年復捐俸錢若干緡有事於邑之雲龍山

修神廟也山之神禱雨輒應故俗稱神廟爲龍王堂

通志載山有雷音臺疑卽此於時鳩工庀材子來恐

後經始於四月十二日落成於十月望日工旣竣來

請余文余亦樂書之以勸後之克勤於政者爰不辭

而為之記按和順治隸遼州在漢為上黨郡多山少
水林壑之美稱遜他郡而漳水之源有二定皆發於
和順明一統志云一自縣西而東一自縣東而南至
交漳村而二水合流夫水之醞釀也厚則山之吐納
也靈以故雲龍形勢獨擅斯邑巖壑窈窕烟霞澄鮮
橋留玉澗之名泉湧珠跳之象而綿延舊德石井泓
然更復挹之不竭焉蓋其所由來者遠矣顧其歷歲
久遠瓦礫榛莽塞渠交徑翳者莫之闢圯者莫之完
縱有名勝而無高明之地以舒登眺無閑靜之境以

息塵勞魚佳卉雜樹之交蔭以潤色光景用使碧嶂
丹崖長此寂寂亦守土者所宜加之意也今得邛侯
之來新其舊創所無耳目為之一曠寧復患前所云
云者已又念不有居者誰其守之則又建大士閣於
山之陽與龍王堂南北對峙俾修業者住持其旁於
是精藍德士長為名岫主人雖僧寮不過數楹而有
庖有馮有垣有籬率皆密慮周計務堅且樸可以垂
諸永久而弗壞時或憑高俯瞰遙見漳水東流如帶
如練河光山色上下一碧而山中井之水泉之水橋

下之水固知其同出一原也而侯之澤亦與之俱長矣余嘗謂周禮為治世之書而山澤川林莫不設之官而分任以事誠以至纖至悉皆王政所不可忽而興廢舉墜之務固有存乎錢穀簿書之外者是役也詐遂足為侯重而不私其財事暇民附胥於此覘焉固不可無記以為來者勸也至規制之詳若者為堂若者為軒若者為亭若者為閣若者為廡為房為柵為欄之外為杏為柳因地營構如州居部次然此則侯有文備志之余故言之從畧云

飭立婚書告示

知縣 黃玉衡

為通飭設立訂婚婚書以端禮俗以杜訟源事照得夫婦人倫之本二姓合好婚禮斯成始之以媒妁通言繼之以婚書禮聘既聘之後海誓山盟禮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也和邑土俗男女婚姻每有不用婚書但憑媒妁為準者不知媒果端方正人自無異說設遇射利奸徒始為彼此作合或值女戶不允男戶圖娶遂藉此居奇唆聳控告據稱憑媒有約而媒遂挺身作証女戶有口難分更有一等無恥女戶只

圖財禮一女兩許兩姓混爭年月無憑本縣蒞任以來控告紛紛殊堪痛恨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合邑軍民人等知悉嗣後男女婚姻從本年四月十五日本縣出示為始如媒妁說合果兩相情處即聽男家選擇訂期用婚書二封上寫男女年庚男庚居右男家親寫女庚居左女家親寫後書年月及媒人姓名兩家各執一封為據名曰訂親永無反悔設有不憑婚書只據媒人一面之辭顛倒是非混行控告者除不准外定提控告之人并原媒先行重究決不寬

貸至若本縣未行出示之前所有兩家已經憑媒許諾者自應仍從其舊倘或藉稱本縣新立式樣遂將從前許過之婚未用庚書希圖反悔捏情控告一經審實亦定將賴婚之家按律治罪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詩集

靈濟宮聯古句贈宣長王君知陝州

中年苦作別况此平生遊儲攢夜來愛明燭欲去且

復留邵寶清尊信奇物豁我萬古愁毛紀俯看春浪

生汎汎一虛舟石璫道人地自靈風雨撼龍湫喬亨

方春豈無贈奈此柳未抽何孟春冰雪釀餘寒先生

五城樓陳欽健馬當厓坂終為伯樂求宗吳鈞未全

試奮激鬚如虬儲攢嵩雪為君開脩思當軒流石璫

笑談擬周呂坐錦東西州邵寶遺風續甘棠懷賢忽

輕邨石理 正遠在伊洛吊古且迴轉 喬宇 秋宸遠關

成凍恤門御因 儲瓊 律學漸可讀 兵機價能等 喬宇

誰言將送煩 貯見疲癯瘠 石理 與神動高咏 響振山

幽幽 邵寶 吾生本慙直 不識絃與鈎 儲瓊 望鹿者何

人豈雪此顛 羞 喬宇 壯哉烈士志 難與俗子謀 邵寶

賦非湘水弔 書待周南修 儲瓊 放歌不能罷 仰見星

河浮 陳欽 一笑送君去 天未生清秋 毛紀

奎光樓成集唐句 李順昌 邑侯

樓臺橫紫極 楊桐 齊色蕩芳辰 駱賓王 彩筆疑空遠

神壽 江花入興新 李嘉祐 氣衝星漢表 鄭愚 文聚斗

牛津 顏真卿 東閣邀才子 劉長卿 青雲滿後塵 杜甫

虎谷 王雲鳳 都御

深山草木相 結廬向虛敞 盡日無人至 禽鳥互來往

讀書心力倦 手曳青藤杖 出門何所之 獨坐碧石上

山頭白雲生 我心自蕭爽 田夫驅犢來 喜道桑麻長

題聖澤井 石 玠 提學 副使

洙泗淵源萬水東 偶忻一脈在斯鍾 井泉百尺常行

地老樹千年 欲化龍 芹藻晝晴香 不斷宮牆春 靜潤

無窮余亦濫叨斯文寄補益全無半勺功

許狀元

李順昌 再見

大對元朝第一人存街存姓何名湮或嘉書爵同胡
筆遺樂藏名抱楚珍元禮魏君合秘符靜修劉子問
遙津清風經久彌芳烈豈沒荒郊草莽臣

分賑

明神宗癸未歲予初任值本縣旱甚饑民流
嘉鄉井蒙上賑濟予分給四鄉民皆鼓舞
喜而賦此

李繼元 邑侯

山國炎炎久渴泉偶從分賑過東川閑花帶笑迎征
輅飛鳥窺人下野田童安歡呼霑化雨村墟爐燼喜

生烟踟躕思上流民賦塊我難圖鄭俠等

清河泉

喬宇 尚書

萬斛明珠地湧泉茶經應載品通仙松蘿上映峰頭
月蘭芷中涵沿內天輿到臨流嗟逝者歌成呼酒愛
陶然茲遊記取名鐫處嘉靖時維亥紀年

鄒獻卿久勞於邑宰慰以前韻

看山未已復觀泉久老爭誇客似仙簿領逍遙多暇
日風光剛及小春天早棲鸞枳非徒圖暫試牛刀信
偶然海內知音能幾遇訂交吾亦愛忘年

弔王虎谷

趙思誠 給事中

先生剛介震人震未獲振衣視鳳顏學政昭明泰日
月文章吞吐晉河山天空咳嗽清狐鼠嶽立風裁起
櫛頑幸有遺容千古在文光猶射背參閒

李陽村

蘇宏祖 邑侯

千秋尚有李陽村落日西風弔古魂
毒手遂成逐鹿事老拳終性濕麻盆
深山何處龍鱗卧故壘蕭然燕雀存
池上英雄今已去年年池水為誰喧

踏荒警寇時禱雨

楊崧 邑侯

梁餘山北草如烟狡寇何來盡控弦
不意竟封成虎穴那看飛將奮龍泉
輪蹄驛路籌無策雲葉霏微祈
有年憂國披衣中夜起長廊翹首祝蒼天

過寒湖嶺有感

王道行 邑侯

征途公役幾番來石路重重點翠苔
野鳥翩翩依樹轉山花馥郁向人開
清溪最好消塵思佳木豈甘作
櫛材因憶十年窓半約蕭蕭孤劍且深杯

張大尹正儒名宦

君宰梁餘四十春梅鳩鸞羽步前塵
臺城半識英雄

氣山暑全開，節宿神瘞。塵水湖驚，鳳集埋輪。霜嶽虎
狼訓風流，郁烈鬚眉。在組豆蕭光，萬古存。

黃榆古戍

周 鉞 邑侯

山形秋色勢相宜，自古乾坤險是奇。怪石籠雲蹲虎
豹，枯松挂月走蛟螭。一夫隘口身無敵，匹馬峰頭力
欲疲。林藹野烟正愁絕，行人指點不須疑。

前題次韻

劉順昌 知縣

嚴關千古古今宜，遙望黃榆分外奇。老樹扶疎高燕
雀，殘碑磨滅隱龍螭。秋風隕箚來偏早，朝日升輪度

每逢自此一夫能，守險將軍何必過憂疑。

八 賦 晚 霞

周 鉞

上黨東來翠嶺餘，梁餘西去碧雲遮。峻嶒石磴羊腸
遠，洶湧波濤鼉鼓過。行處縱橫多鳥跡，望中寂寞少
人家。夕陽殘照無今古，孤鷺長空帶晚霞。

前題次韻

劉順昌

八賦橫空路甚賒，巔岓千丈半天遮。懸崖鳥雀末由
下，峭壁藤蘿何處過。巖底羊腸千萬徑，關前螭室兩
三家。衙齋久矣標堂額，何用梁餘餐晚霞。

九京新月

周 鉞

吏隱長年汎宦情西風一笑出郊行忘機驅鳥沙邊
卧跨竹兒童馬首迎路入九京游衍處人留千載古
今名一鈞懸挂林梢月恰到嚴城已報更

前題次韻

劉順昌

古人原自重交情文子叔譽從此行偶爾游觀樂未
艾同心言笑喜相迎可憐設辨九京上徒有知人二
字名新月年年照野壑如何人物幾遷更

鳳臺異形

周 鉞

疊嶂迴巒漳水湄崇岡一似鳳來儀風松乍作蕭韶
奏雲草還吟萋萋詩天半朱霞增壯采雲扶旭日望
中移臨邛舊有求鳳操西去長天不可思

前題次韻

劉順昌

高臺漠漠落漳湄萬丈流霞壯羽儀六象平鋪堪繪
譜九苞輝映可題詩河東應運誰為主冀北朝陽老
不移丹詔時同紅日近凌空一望發深思

漳水環帶

周 鉞

百雉孤城間兩洲南溪北澗摠東流三門作品題清

議二水成人泛白鷗，向晚雲收涵鬼影。入寒潦盡見
龍湫危橋跨處，堪圖畫高咏滄浪興未休。

前題次韻

劉順昌

不信人間有十洲，今逢雙澗水交流。陰山浪捲疑翔
鷲，猴嶺濤飛起宿鷗。前輩文章推虎谷，環城襟帶賴
龍湫。臨河欲展濯纓志，極目南池奮翼修。

風過石鼓

周 鈞

幾度曾經此嶺過，一規石鼓委山阿。琢磨或類宣王
制，吟咏誰贖韓子歌。路險力疲頻駐馬，雨多溪漲怯

凌波。懸崖隱約風姨手，水底埠埠夜擊鼉。

前題次韻

劉順昌

石鼓曾經目擊過，如何零落在山阿。規模是否符型
範，文字有無足嘯歌。殊異岐陽大狩碣，豈同雪浪小
文波。山中疑有蛟蛟舞，伐爾如過水底鼉。

松子香風

周 鈞

萬壑千巖一夜霜，眼看雪樹兩蒼蒼。懸崖老幹虬龍
霧，偃蓋新枝鳳鳥翔。有約不逢黃石履，無緣可到赤
松鄉。乘風度嶺蕭蕭起，松子吹來桂子香。

前題次韻

劉順昌

何年蕪穰飽經霜老幹虬枝氣色蒼日爲蓋遮常叱
馭鳥因濤拂幾迴翔青青陰傲寒冬歲設設風迴醉
夢鄉况有後彫持晚節應同柏子噴天香

雨洗麻衣

周 鉞

神僧此地事精修宋祖當年誓過劉金甲拋來無卧
榻麻衣着去不迴頭北安香火虛千載南度衣冠闕
一却雨後登牌頻悵望極天芳草正悠悠

前題次韻

劉順昌

廓外招提山徑脩天台此日又逢劉人知麻敝衣藏
玃誰信雨過石點頭和尚燈傳存古衲寺門雲鎖卽
丹卽曾聞宋祖勤祈祝赫濯如何久且悠

里言贊麻衣道人

趙爾觀

綴補麻衣耐歲寒十章喬木與禪安
因郊園幾片盡怪得仙人破塔看

合山奇泉

王雲鷹 再見

四月清和雨霽時來携父老拜神祠
聖母誕辰故云
簷前燕雀多新壘橋畔松楸只故枝
環抱東西南壁

合周更三十六峰奇靈泉兀突經今古旋渴旋流誰
使為

前題

燕宏祖 再見

四山無雪鬱蒼蒼林水悠然自一方地老龍蛇纏石
筍月明笙鶴過滄浪雲林忽作千家棟靈澤還滋九
峴香縹緲三山人不見醉携騷雅嘯芝房

西溪靈井

喬宇 再見

千仞靈源鬼鑿開泉從一竅洩胚胎蛟龍石底能潛
見雲雨寰中任往來地界遠分梁子國山形高枕超

玉臺西溪勝跡堪留詠徒倚蒼松坐碧苔

前題次韻

胡淑寅 邑人
推官

一望巉巖萬壑開西山爽氣抱龍胎泉飛疊澗松聲
合雲暗荒城雨色來六月長天猶縱酒七年此日復
登臺石龕空寂靈芝冷獨對殘碑弔綠苔

前題次韻

趙 漪 貢生

步八幽谿巨壑開寒泉石底瀉靈胎潭空時見閒雲
起亭敞頻邀爽氣來曲磴斜通松下路輕霞高鎖嶺
邊臺前賢題句藤蘿隱我為前賢拂碧苔

前題次韻

趙浚

曲曲幽幽小徑開，龍潛深窟浴靈胎。
氣嘘霧湧山環蹙，沫土泉飛雨細來。
佳詠當留三絕字，霸功止見九層臺。
當年墨跡風吹散，澗壑增顏長綠苔。

西山踏蝗有感次邑侯蘇公韻

趙漪邑人

山原無復草芊芊，極目垂涕搥石田。
苗湧飛蝗時作陣，空倉懸磬日如年。
秋來不獲瞻雙穗，歲盡誰輸供俸錢。
憤籲彼蒼何不吊，嗷嗷鴻雁倩誰憐。

丁亥三月三日遊寺

黃玉衡邑侯

複嶺重崗殿一巒，松風三月倍增寒。
峰高似削仙人掌，寺古猶懸道士冠。
望去好山環繡幙，行來佳氣襲芳蘭。
山僧不下晴和雨，惟問香岩濕也乾。
山頂有三岩將雨別滴水

其二

清淨桑門望若懸，雲烟縹緲洞中天。
千尋礪石窺禱立，幾處喬松抱佛眠。
過眼春秋僧有待，留人風月更無緣。
超然迥出人閒世，勝讀南華第四篇。

石鼓

誰來秀擊事山中一石天然鼓製同雨過苔生釘隱
隱風鳴谷應響遠達規模不異周宣舊雕琢猶存魯
匠工故是凡夫過不得傳奇罔說蜀魚同桐

過寒湖嶺有感

高低山路踏晴沙一水盈盈帶徑斜萬壑烟光秋入
畫滿林霜葉麗於花羶羊牧價却多蒿樵斧聲喧地
不諱我爲勤民輕遠役寒湖行處問庄家
丁亥歲秋八月念八
田賦

陸機曰籠天地於形內錯萬物於毫端劉勰曰百

年影徂千載心在久大之業孰過於文哉謹按和
邑舊志所載若虎谷之奏疏上格天心白巖之文
稿風微才藪以及呂涇野之墓銘李西夏之叙引
允堪黼黻楓猷爭光日月貯列石室金匱流馨奕
禩唯是綴文之士家擅金玉人握靈珠操觚染翰
卷盈緗帙使遺而弗紀致憾何窮矧文章者性情
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乃令古人之文章不傳於後
人并令後人無由識古人之性情神明焉誰職其
咎哉

和順縣志舊跋

劉順昌

余晉臬散吏也謫幕良有年記戊申夏抄撫憲阿公命余代庖和邑仲冬之望鄧侯蒞任受事自戊戌乙約歷八年所矣今年春侯以期會如省暱余曰和邑志書奉上檄重修將付剞劂氏請君正之其間建置沿革保無有名存而實亡者乎田賦官師保無有挂萬而漏一者乎災祥藝文保無有月異而歲殊者乎雖云八年之隔而損益之宜皆不出於君之見聞盡弁一言襄茲盛舉余曰五日京兆察識幾何似

未可以元晏自許之僕曰君於梁餘八景俱有題詠
考據靡遺迄今膾炙人口君何謙讓未皇爲余曰唯
唯爰卽作志之意而推言之粵稽邑之有志卽如國
之有史也古者無史尚書春秋卽其史嗣後腐遠班
范以及廬陵涑水勒成一家言史學遂大著于天下
故凡典厥邑者規其義類做其事例竊附於周官外
史氏之遺而亦以志名焉志不纂重哉雖然修志之
要固與修史相表裏矣然余以爲立體必欲其不紊
紀事必欲其不誕修詞必欲其不襍而後可補良史

和順縣志舊跋

訓導憲協慶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年使天下郡邑咸修

端揆之請也志胡爲乎咸修乎易曰聖人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蓋以車書一統之感非此無以著周文也
和之前古未有志有之自西夏李君繼元始考其時
在神宗之中年云迨至我

朝上谷李公順昌重輯之讀其文稽其事率皆因陋就
簡刻補舊版而增損之終未諳於全書且也和於三
晉僻處下邑也遠據岩疆而箕山而地沾水西連晉



原件短缺

未可以元晏也許也侯曰君於梁絲八景俱有題詠
考地靡遺迄今膾炙人口君何謙讓未皇爲余曰唯
唯爰卽作志之意而推言之粵稽邑之有志卽如國
之有史也古者無史尚書春秋卽其史嗣後腐遷班
范以及廬陸涑水勒成一家言史學遂大著于天下
故凡典厥邑者規其義類做其事例竊附於周官外
史氏之遺而亦以志名焉志不纂重哉雖然修誌之
要固與修史相表裏矣然余以爲立體必欲其不紊
紀事必欲其不誕修詞必欲其不褻而後可補良史

和順縣志舊跋

訓導崔煥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年使天下郡邑咸修

端揆之請也志胡爲乎咸修乎易曰聖人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蓋以車書一統之盛非比無以著周文也
和之前古未有志有之自西夏李君繼元始考其時
在神宗之中年云迨至我

朝上谷李公順昌重輯之讀其文稽其事率皆因陋就
簡刻補舊版而增損之終未語於全書且也和於三
晉僻處下邑也遠據岩疆南箕山而北沽水西連晉

陽東接邢州幅員之廣延袤幾三百里形勝可謂巨矣第嵩嶺溪流居十之七焉城市村疇居十之一焉可耕之地約十之二耳山川險阻道路隔絕採風之使罕至其地志之缺畧在於此乎雖然志者史之餘也太文則縛而不寔太朴則陋而不雅摭拾過多則過於虛削削太甚則過於漏苟非夙擅通才簡練曠典未可語勝任而愉也今

侯端甫鄧公以鮮華年少家世雲仍出宰和也且六七稔矣其招通均徃疏鹽清驛以至修學勸農訪務無

不迎刃而解迨修志之令下捧讀

憲檄曰唯唯於是參考舊書盱鮮時務其中條列一遵河陝次第示畫一也凡篇先列舊序存文獻也次列己言表變異也凡事之有者必明其所以有之自事之無者必辨其所以無之原以見可信而可傳也煩者刪之缺者補之其事具而寔其文核而典景物之修明賢哲之著作犁馬俱備山川險阻之區哀然成此全書焉是不亦補前古之未有也哉余也上黨迂儒備員庠署親炙光輝者獨厚於他人因其書成以

序於簡末附青室以聲施於後其有深幸也夫
康熙乙卯仲春之吉

和順縣志舊跋

藥延祚 邑人

國家建官置吏與民最親切者莫先于守令而守令
之司凡簿書期會之文與夫科律版籍之帙莫不朝
夕披覽之若夫沿革興廢名實變更得以寓其經國
憂民之意若惟志為然蓋志者所以備史之不及也
和為遠屬自肇朔以來名之數易不知經幾考之盲
史云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梁餘子養
御卒落在今樂平縣之東鄉梁餘卽和順為周子爵
之所受封也其地高其氣寒其曰石碯其俗儉魯深

山遠谷之中多穴居而巢處鹿鹿于于衣不識錦食
不識糲異于太古者幾希矣誰然瘠苦之民固異于
膏腴之民而治瘠苦之政亦將異于治膏腴之政何
也治膏腴者利在節宣治瘠苦者利在生全也和之
民殘矣殘則存者安之流者來之和之民貧矣貧則
墮者實之勞者佚之是豈損上以益下家至而人見
之哉民不擾而始得安民不奪而始得實也為之上
者生聚之又從而教養之膏腴可志瘠苦亦可志膏
腴可志則壤歌是也瘠苦亦可志流民圖是也惟我

和侯鄧公宰是邑也生聚教養者已逾七載矣其所
以因地設施隨時利濟已見於推行矣今於修志之
舉又從而深切著明焉故能娓娓而不竭也今日之
修廢舉墜全書俱備覽其四至而山川風物可知矣
按其經制而沿革窮變可知矣數其戶口而田疇子
第可知矣詳其教令而文事武備可知矣是不亦今
日之披圖前古之未有者耶舍此勿究矣以致治平
審畫一而恪守之知公之視邑事如家事而並窺其
經國憂民之意不有裨于後之守土者乎古人云文

幸不關世道雖之無益吾預知斯志之以邑而成而
斯邑之以志而重焉爾書之簡末果有當於修志之
意否

重修和順縣志跋

國家設官分治政者惠元之計
示於其所興廢始沿革復化具
掌故能邑乘弗稽志蓋至重
也孔子以菲材秉鐸茲邑已歷
十四載課士之暇嘗考邑志

潤九十餘年弗紀則檄卷而
嘆適楚南 黃公未蒞茲土
不佞 數請事間及邑志均以缺
畧為憾戊子秋奉 憲檄纂
輯爰用館明倫書修業齋似
邑中紳士披羅往蹟照義例

州朱縉稿刪訂允浚復不佞
綴言於簡未去邑乘隆一方
弦合邑以徵郡三即以徵省合
省以徵天下而史出焉志詎易
言哉要以邑所有者欲無遺
所無本疑無溢登往記今確

為定錄初堪述耳和邑當
晉東陸隆彈丸激區而要言新
之別處別疆域以辨星槎非可
別立天文為一門也民居太行之
巔商賈亦通五谷鮮種僅以
藝麻為生治計視人民戶口登

耗之故邦瘠蕪瘵為民父母
者宜何如加意古邑隆亦不鳴
琴弦歌之吏代亦乏人循良往
蹟班之可考絕後事之師平
則官師有志且漳河環帶
桑麻磧礪為人杰壤疇阜

筆為文章紀述今昔之故炳
然足觀則人物藝文有志且
志田疇則報運之存留彼分
誌之監引特著志祀典則
祭器與樂章倍或為廟之
為壇墓詳其餘以類見者

亦弗彙弗遺是亦可謂也
已嗟予為史古探輯易予前
報廣蒐輯事特錄之士類誌
之至於令傳就嚴去能非會
人弗信弗從黃公負海內
碩望一言輕重比於宏鉞

生為和是志也據事情之
義嚴微一時而信百世矣不佞
得以定集風之愆且附青雲
之善抑何厚幸欽之

聖天子文敷誕敷海宇日風凡有
茲土者當以時循踵以備考

眾三晉為西北重鎮而知是僻
處山隈精察匪易此公志所宜
嚴且詳也不佞易足以漢之第
跋新語於後綜括以告成
事也亦爾
告

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應錄月
吉旦歲進士和順縣訓導首
陽副孔正謹跋

縣志卷之八終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172596-99

原件状况

原件完好

[乾隆]和順縣志八卷首一卷

(清)黃玉衡修 賈詡纂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四冊

本部书共摄制 1 卷

卷一至卷八首一卷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本部书完

本片卷含：
卷一至卷八首一卷